



馬克萊的后裔

[苏]伊·拉赫塔諾夫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馬 克 萊 的 后 裔

〔蘇〕伊·拉·赫·塔·諾·夫 著
斯·波·魯·索·桂 插圖
章蘊德 楊金貴 劉煥生 譯
周嘉桂 校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部适合于青少年閱讀的小說。書中敘述青年學者鮑利斯同他的兩個朋友——奧列格和列拉組織了一個科學研究小組“馬克萊的後裔”。他們對俄羅斯偉大旅行家馬克萊帶回來的復活島上的兩塊圖板上的秘密文字，進行了研究。雖然，由於鮑利斯的早夭而使這一研究工作沒有得出結論，需待繼續研究，但是作品描寫了他們對科學研究的興趣，及其在研究工作中克服困難的精神，均足為青少年們效法。本書對培養青少年學生的科學研究精神，鼓勵他們獨立思考，將會發生很好的影響。

И. Рахтанов

Потомки Маклая

Детгиз, 1954

馬 克 萊 的 後 裔

伊·拉赫塔諾夫著
〔蘇〕斯·波魯索娃譯

沈蕓德 楊金貴 劉熾生譯

周 嘉 桂 校

*

江蘇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號

新華書店江蘇分店發行 江蘇新華印刷廠印刷

*

開本 787X1092 1/29 印張 2 21/29 字數 69,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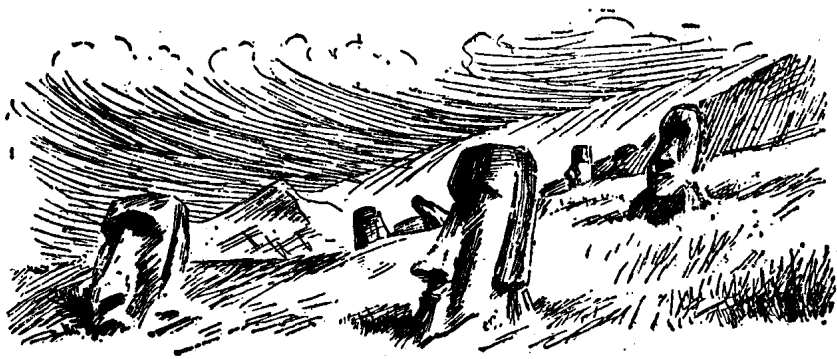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四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6,000

目 录

第一章	第一次談到那个遙远的島嶼·····	1
第二章	在第一四七学校大礼堂里·····	13
第三章	瓦西里耶夫斯基島上的奇迹·····	20
第四章	报告 and 詩·····	29
第五章	神密的图板·····	36
第六章	为什么“会說話的木头”啞了·····	41
第七章	每个民族都有发言权·····	48
第八章	碧水青天·····	54
第九章	紅旗升起了,展覽会开幕了!·····	65
第十章	“他”,“她”,“雌”,“雄”·····	72
第十一章	复活島的文字·····	79
第十二章	最后·····	90
尾 声	·····	94
附录:	一个需要繼續的故事·····尤·諾維考娃·····	95



第一章 第一次談到那个遙远的島嶼

深紅色的鑲花地板擦得溜光，使得双脚只向兩边滑。卓婭·謝尔盖耶芙娜为了到浴室那边去，就只好扶着桌椅走。当然，这都是鮑利斯干的好事哟！昨天晚上，当她还在学校里的時候，鮑利斯就曾把紅氨苯磺胺、蜡油、粗肥皂和一些光滑的髒东西，混合在一起，煮成了一种想象不到的擦地板的油。而今天……就在今天大清早，他就用她那頂不太旧的天鵝絨帽子擦了地板。这就是他所謂对媽媽的帮助！現在，他和列拉又都关在浴室里了，究竟在里边干些什么事情，只有天曉得……。不过，卓婭·謝尔盖耶芙娜很清楚，孩子們是在浴室里洗照片。因此，他們就用毯子把門遮住。

“鮑利亞(注)！列拉！”卓婭·謝尔盖耶芙娜大声地叫喊着，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很严厉。“快出来吧，飯都凉了！”

(注)鮑利亞是鮑利斯的愛称

照相已經成了她兒子最迷戀的東西。昨天他研究了印度和梵語，現在他又忙着照相了。他把所有空餘的時間都用在閱讀地理參考書和背誦梵語生字上了。這是在列拉的大哥，一位遠程領航員，從印度帶來了許多報紙和雜誌以後才開始的。鮑利斯為了閱讀這些材料，跑遍了舊書攤去尋找字典或教科書，但除了一本古印度語法——梵語以外，什麼也沒找到。於是他就這樣開始研究了，從此，在家里老是研究這一本梵語了。

卓婭·謝爾蓋耶芙娜是一位外語教師。她很清楚地知道用突擊的方法是任何一種語言也學不會的。學外語需要有計劃性，有日程表，而且還要有一定的制度，應當知道什麼地方該停頓下來，什麼時候該把書本合上。做到這一點却不簡單。這就需要體會、思考和研究，但是鮑利斯卻不會這一套。雖然他勉強也算個通數國語言的人，掌握了三種語言——德語、英語和法語，——但對這一層她已經想到過，並且還費過心血。從鮑利斯小時候起，她就把各種語言的圖畫故事給他看。于是他學着玩，不知不覺就學會了這些語言。但是他卻沒有學會如何循序漸進地去進行研究——雖然他向往着這樣。他時常帶引列拉、奧列格以及偶爾同他在一起的孩子們到家里來。但是卓婭·謝爾蓋耶芙娜卻最歡迎舒爾卡——她親自指導他們在一起作功課。結果：舒爾卡似乎振作起來了，這樣給鮑利斯也就帶來了益處。現在鮑利斯的代數早已消滅了不能令人滿意的三分。有一次馬克西米利安·弗拉波恩托維奇在教員休息室里對卓婭·謝爾蓋耶芙娜談到她兒子的才能。卓婭听了非常高興，特別是因為他体会到在孩子的成就里，也有着她自己的一份勞動。

“鮑利亞！列拉！”她大聲喊着。“我命令你們馬上出來！應該干什

么的时候干什么。……”

“就来，媽媽，馬上就来。”隔着門和毯子傳来了低悶的鮑利斯的聲音。“只剩下一干板盒象片了，这是最后的一干板盒。……”

聲音停止了。卓婭·謝尔盖耶芙娜离开了浴室門，在飯桌旁边一坐，就又沉思起来了。当然，孩子們懂得梵語，研究印度，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他們的照相术也比已往进步多了。最初他們照猫，在微弱的光綫下照手，还照其他的一些大照片，但不知道照出些什么东西。而現在，他們在照書了，而且是为学校照的。他們准备开一个关于著名的旅行家麦克魯一馬克萊(注)的展覽会。但也决不能整天干这个呀！……

“列拉！”卓婭·謝尔盖耶芙娜大声喊着。“我再也不和鮑利斯說話了！你比他懂事。……列拉听見了嗎？”

“这就好了，媽媽！”鮑利斯站在門口說道。

他長着一头金黃色的头发，一对淺黃色的近視眼睛，在厚厚的、凸出的眼鏡里縮得很小，从那遮得黑洞洞的浴室里走出来，見了亮光，他的眼睛就眯成了一条縫。

跟着他走出来了洋洋得意的列拉。列拉是一个又黑又瘦的小孩，穿着滑雪的褲子和厚法藍絨的短外衣。短外衣上有許多口袋，每个口袋上都有一条“閃电”牌的拉鏈在閃閃发光。一些爱說俏皮話的同学說列拉混身都在閃电照耀之中。

“得啦，卓婭·謝尔盖耶芙娜，真是好极了！”列拉指手画脚地叫喊着說。

(注)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麦克魯一馬克萊(一八四八——一八八八) 俄罗斯旅行家。

“媽媽，我們坐下吧！”

“手呢？”卓婭·謝爾蓋耶芙娜問道。

“您別生氣，”鮑利斯沒有回答她的問題而說別的了。“一切都非常令人滿意。列拉完全會曝光了。”

他在變嗓音了，因此說的話聽起來非常有趣，以致卓婭·謝爾蓋耶芙娜不由地笑了起來。

“我問你們，哪一位學者會忘記洗淨自己的一雙髒得象小孩子一樣的手呢？”她不讓步地重復着這個問題。

孩子們完全不想洗手，他們才開始對自己的一雙由化學藥品腐蝕了的褐色的手而感到驕傲呢。是的，他們已經有了與腐蝕性的顯影劑打交道的人們的手指頭了。

“去，到浴室里去！”卓婭·謝爾蓋耶芙娜說：“一定要用刷子和肥皂洗。”

因為他們深知卓婭·謝爾蓋耶芙娜在這裡是不會讓步的，所以他們就到廚房里洗手去了。

“浴室是做什么用的呀？”卓婭·謝爾蓋耶芙娜問道。

“現在不是浴室了，”鮑利斯在廚房里回答着說。“它成了照相暗室了，我們正在沖洗象片。里面安着列拉的放大機。它有一定的擺法，請不要動它，好媽媽！”

“浴室里還是要擺得象浴室的樣子。”卓婭·謝爾蓋耶芙娜坐在桌邊說。“別忘了，用刷子刷指甲！”

可是這兩個朋友根本沒有用刷子刷指甲，而且，顯然就是肥皂他們也用得很少。

他們終於在桌子旁邊坐下來了。

“当我的手泡在显影剂里面的时候，这就给它留下了一种生产的影子。”列拉欣赏着自己的手指說。

“可惜，你自己却只是你朋友的一个影子吧了，”卓婭·謝尔盖耶芙娜提示他說。“只有一个人胡鬧还好一点，但不是这样，而是兩個人！噢，你們老在那里面照些什么呢？难道有点什么收获嗎？”

列拉經常是在鮑利斯家里过星期天的。他很喜欢到这里来，喜欢看到那在学校里上法語課时是那样严厉的，而在这里，一下子竟变成了鮑利斯的慈爱的媽媽卓婭·謝尔盖耶芙娜。此外，自进学校九年以来，他常来这儿，已經习惯了这个亲热的房間，再也不注意它了。这间房間对于他來說已經变成他自己的了，——連这个又軟又深的、附有放書的斜形桌板的、深綠色的安乐椅，这个紅木書櫥，特别是那个竹書架，（架子上摆的書籍都是随着他和鮑利斯的年紀而变更的：最初这里放的一些童話和馬尔夏克的儿童詩集，后来换上了卡西里和盖达尔的中篇小說）也似乎变成他自己的了。

列拉和鮑利斯同住在苏維埃第三大街的一幢楼房里，不过列拉住的比鮑利斯高一层。他和鮑利斯都在一四七学校念書，鮑利斯的媽媽就是在这个学校里教法語，而且就教他們的第九班。

“我們是在拍攝麥克魯—馬克萊書中的插图……在新几內亞的。您知道，这是多么困难呀，卓婭·謝尔盖耶芙娜！我們完全不是在胡鬧。”列拉說。

“可是后来，为了我們自己的兴趣，我們又从那本馬克萊日記中拍攝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图板……。媽媽，要不要我把它們拿来給你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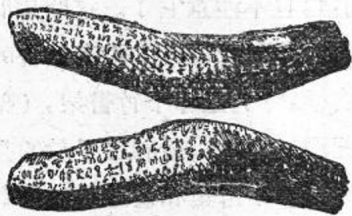
“坐着吃飯吧，俗語說得好：‘食不言，寢不語。’”

“这句俗語是对低年級的孩子們講的。”

“啊嘿，好象你們已經長成大人了，甚至變得比格言更聰明了，”
卓婭·謝爾蓋耶芙娜說。“知道嗎？喝湯必須吃點麵包。”

“我馬上就吃麵包，不過請您允許我把圖板拿來，讓它們放在這兒……是已經沖洗好了的，很乾淨。”

卓婭·謝爾蓋耶芙娜只好讓步了。孩子們好象等待命令似的，放下勺子，懇求地凝視着她，直到她點了一點頭，鮑利亞從桌旁站起來，撒腿就向浴室里跑去。不一會，他就拿着一個大而扁平的干板盒回來了。



干板盒擺在卓婭·謝爾蓋耶芙娜的面前了。不，這完全不是什麼有趣的照片。上面畫着一些粗陋的東西，很象絲瓜瓢子，帶着一些微小而勻整的編制物的小圖案。

“這就是為了你們自己的興趣而拍攝下來的東西嗎？”

“是的，媽媽。”鮑利斯回答說。“當然羅。”

卓婭·謝爾蓋耶芙娜想了一想，她始終沒有明白了自己的孩子們。

“這是什麼東西？”她問道。

“這是我們將要貼到關於馬克萊的論文下面的。”列拉說。

“那末，這又是什麼呢？”

“這就是那些圖板……是麥克魯—馬克萊從復活島^(注)帶來的。那里的人們都把它叫做“科号·雍戈—雍戈”意思是“會說話的木头。”

卓婭·謝爾蓋耶芙娜又感到：一個教師要下結論是應該多么謹慎

(注)復活島一般稱為伊斯蘭島，位於南太平洋，屬於智利。

呀，同时他又必須知道多少东西啊！

“这块木头能說什么話呢？”卓婭·謝尔盖耶芙娜問道。

“它現在不做声了，”鮑利斯模仿着媽媽的声調說。“英国人和美国人都認為它从来就是这样沒有說过話，認為这只是一些小飾图，只是‘塔巴’上的图。”

“‘塔巴’又是什么呢？”卓婭·謝尔盖耶芙娜接着問道。

“是用树皮做成的一种土布。”列拉說。

“我总認為，这些图板不过是你們目前的一种幻想罢了。”卓婭·謝尔盖耶芙娜还是不信服。“最好还是喝湯吧。”

大家繼續吃着午飯。孩子們喝着湯，他們兩人的喝法是不同的。鮑利斯是不慌不忙地喝着，他很喜欢星期天这一道菜根和味素做的湯，这是媽媽按照自己的菜譜做的。而列拉是一匙又一匙的直咽，完全沒有注意到这道湯的奇迹，他輕率地把它喝掉了。

“照片下面必須要有說明。”列拉說。“說明文需要兩行。我們將來还要到博物館去問个明白。……”

“請你給我解釋一下，”卓婭·謝尔盖耶芙娜說。“正当欧洲在进行战争，而在德国有个希特勒的时候，你們这个絲瓜瓢子和这个展覽会究竟有什么政治意义？”

“这正和希特勒有直接的关系！”鮑利斯把湯匙子一放，大声說道。“要知道他說些什么吧？他說世界上既有‘优等民族’也有象杂草一样应当鏟除的‘劣等民族’。媽媽，这都是根据他的‘种族論’来的，既惡毒，又荒謬。但他們却把这种謬論印在中国人所发明的紙張上，用中国人所发明的指南針航海，又去观测埃及人、烏茲别克人和阿拉伯人早就研究过了的天体，真是橡树底下的猪(注)，不想一想他們所蔑視的那些

民族給了他們什麼。麥克魯一馬克萊早在新几內亞時就曾與這種理論進行過鬥爭！十九世紀的一些希特勒們到了復活島，就消滅了一個對世界能有一些貢獻的民族。這些人既會雕刻許多巨象，也曾創造過文字。”

孩子們津津有味地談着他們所知道的關於復活島和馬克萊的一切。

湯漸漸地涼了，但這時大家都沒有注意它。……

“在麥克魯一馬克萊的日記里，”鮑利斯接着說。“有一個地方說……他身上什麼武器也沒有帶，手里只拿着一枝鉛筆和一個筆記本就獨自去會見當地的居民了。當地居民把他包圍了起來，揮動着長矛，想殺死他。他們害怕這一個白種人會傷害他們。……”

“卓婭·謝爾蓋耶芙娜，您聽我說吧！”列拉插嘴說。“馬克萊向他們解釋着說，他是他們的朋友，說他來沒有怀着半點惡意。接着，他把鞋子一脫，鋪開席子，就躺着睡下去了。”

“是的，他作得是够機智，够勇敢的。但我還是不明白，他這種行動和你們‘會說話的木头’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麥克魯一馬克萊要到新几內亞去的呀？”列拉那時問她道。

“對，對，媽媽，為什麼呀？”

“大概是为了研究人種學而去的吧。”卓婭·謝爾蓋耶芙娜不肯定地說。

〔注〕“橡樹底下的豬”是俄羅斯作家克雷洛夫的一篇寓言：豬很喜歡吃橡樹的果實，同時却破壞着橡樹的根。

談到这里，她已經很不高兴了。看来，孩子們是有意要用自己的知識来难倒她。

“这当然是对的！”鮑利斯說。“不过馬克萊游历的基本思想是关于各民族和各部落的平等問題。假如我們能够認真地研究一下复活島上的文化，那么，我們一定会把这种思想发揚光大。”

“这一个宗教名称的島，把你們忙得手脚不停，对共青团員來說可有什么光彩？”卓婭·謝尔盖耶芙娜半开玩笑似地說。“把功夫用来复习复习法語語法的絕對时和相对时不是更好些嗎？……那么，复活島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叫了这么一个怪名字？”

列拉开始解釋道：

“这个島原来的名称是拉巴一努伊。是从荷蘭海軍上將雅柯布·罗盖文叫它复活島来的，因为他在太平洋上長期飄泊以后，在复活节的第一天，看見了水平綫上的一条狹窄的陆地。……”

“距这个島最近的地点，更确切点說，大陆上最近的一个港口，就是智利共和国的圣地牙哥。”鮑利斯打断了朋友的話說。“至于談到复习語法的时间問題，那你自己也知道，我們总是会留出一个時間来的。”

“我看复习的时间已經到了。”卓婭·謝尔盖耶芙娜說。“我很想看看你們对語法是否也象对你們的那些图板的历史一样地了解得那么透彻。”

“媽媽，这不是我們的图板，是麦克魯一馬克萊帶回来的。至于我們对語法，当然要比这个清楚得多了，因为現在我們对于图板上的东西一点也不懂。这不仅我們不懂，而且这些图板到現在还是一个謎語，一个秘密，科学面前許多秘密之一。”

正在这时，門鈴响了。

鮑利斯高興地從桌旁站起來，因為他似乎感到自己說話的聲調太高了，使得媽媽以至列拉都笑起來了。

鮑利斯到前庭打開了門。

在門口站着一個矮胖的孩子，身上穿着青緞子襯衣和一條干乾淨淨的毛絨褲子，腳上穿着一雙長絨棉布面子的冰鞋。

這就是舒爾卡。他是七年級的学生。當初他是同現在九年級的学生一起上學的，但是中途掉到他們後面去了。他是來找鮑利斯一塊做功課的。

“那邊去吧！”鮑利斯指着媽媽的房間說。

舒爾卡一進門，撲咚一下就坐在軟椅子上，靠着椅背，看了鮑利斯一眼，顯得很氣悶。

“又忘記帶書來了？”鮑利斯一面問他，一面不由地在想，他今天大概不會同列拉一塊趕到電影院去再看一次‘夏伯陽’啦。

“忘記了。”舒爾卡漫不經心地說着，從褲子口袋裏掏出來一個破旧的、生了鏽的、印着瓦斯涅佐夫(注)畫的“三勇士”的香煙盒，遞給鮑利斯說：“抽吧。”

“我不抽煙，勇士，這你是知道的。”

“噢，我連這也忘記了。我和你在一塊真寂寞，鮑利斯！讓我們扔掉這種不死不活的生活吧。我們在這一點名堂也搞不出來，我很笨，很想在今年級就畢業。我們同列拉一塊到電影院去吧！那兒今天又在放映‘夏伯陽’。我已經看了四十次了，心裡總在想：也許他今天不會淹

(注)瓦斯涅佐夫——維克托爾·米海依洛維奇(1848—1926)俄羅斯偉大的藝術家，流動展覽畫家。

死，而会游到岸上来的。这該多好啊！”

“舒尔卡，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說，你是一个好学生，而我却打算作一个司机，一个出租汽車的司机。到那时我們再比比，看誰走得远。那时你就別想赶得上我了！”

“赶不上你，你打算乘什么东西走？”

“乘汽車，反正不是騎馬！”

“‘不是騎馬’……那你懂得热力学定理嗎？你懂得汽油是什么嗎？你打算作几等司机？”

“当然是头等的罗。”

“那你就必須知道物理学！”

“那为什么？”

“你需要引火，还必須懂得調速器里有什么变化，同时，还要懂得化学，因为汽油就是化学，炭化氫……”

“这就是說，我只好舍弃我那些心爱的鸽子了罗。但我却很喜欢放鸽子消遣。”舒尔卡帶着微笑坦率地說道。“就是因为它們，因为这些埃及鸽子，我才落到你后面，落到了大家的后面。但我決不願放弃我那些心爱的鸽子！我对学习不感兴趣。我父亲是个司机，是个出租汽車的司机。我們的錢是够用的。……既然沒有了母亲，那也就沒有了家。我真寂寞死了。……現在那些心爱的鸽子正合了我的意。……你所提的重要問題就这样解决吧：我决心走爸爸的路，作一个出租汽車的司机，握着方向盤，既容易，錢又賺的多。不要你的物理学也可以对付。……”

当舒尔卡說这些話的时候，鮑利斯聚精会神地望着他。在他同学

的那幅顴骨高聳的頑皮臉上，他似乎覺得他的話已完全被反駁掉了，但鮑利斯忽然了解到：舒爾卡說的並不是他心里所想的，他並不那麼愛自己的鴿子。顯然，這很使他心中惶恐不安，因為世界上也許沒有比舒爾卡更忠實更正直的人了。的確，舒爾卡不是沒有希望的人，而鮑利斯也不是凭空和他一起玩的。雖然舒爾卡在內心的深處是粗暴、橫蠻的，但他現在已在鮑利斯掌握之中了。不過我要更果斷地來開導舒爾卡，我要改變他的情緒。但這要怎麼辦才好呢？……

“鮑利亞！”飯廳里傳來的聲音。“恐怕你要再吃一頓午飯啦！列拉已經吃完了。……”

“媽媽，稍等一會兒！”鮑利斯回答說。“我和同學在這兒談得正起勁呢。……”

第二章 在第一四七学校大礼堂里

孩子們在九年期間，當然，對學校已經習慣了，這次大會上會有些什麼事情，似乎預先都已知道了。甚至連今天學校里邀請共青团區委會代表來的那件事，一點也沒有改變：要知道，當他們去年在八年級讀書的時候，伊萬申同志就曾多次參加過他們的大會。

而且，就是學校里的那些最令人感到棘手的懷疑論者，也不能不說：他們來慣這兒開共青团會的大禮堂，今天顯得特別隆重，兩邊的壁燈都打開了，天花板下面的琉璃掛燈也全都照得通亮。同學們都鴉雀無聲，把全幅精神都集中在這個會上。他們為什麼來開會，這一點誰也沒有叫嚷，誰也沒有喧嘩，就象平常開始上課以前的情形一樣。

禮堂里擠滿了年輕人，他們已經是把兒童讀物換成了普希金、屠格涅夫、高爾基的著作了，並且開始讀托爾斯泰的作品，不光是為了在課堂上回答關於他的問題才讀的。

九年級的女孩子們都穿著熨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坐在第一排，圍在瑪露霞的四周。現在全校都叫她瑪麗娜了，因為她曾在最近的一次晚會上扮演過“鮑里斯·戈東諾夫”^{〔注〕}劇里的“驕傲的波蘭姑娘”。至今瑪露霞還留着扮瑪麗娜角色時的頭式——她現在還把她那淡黃色的辮子盤得象一頂皇冠，並且時常順口流利地引証普希金的詩句。

〔注〕“鮑里斯·戈東諾夫”俄羅斯偉大詩人普希金寫的悲劇。